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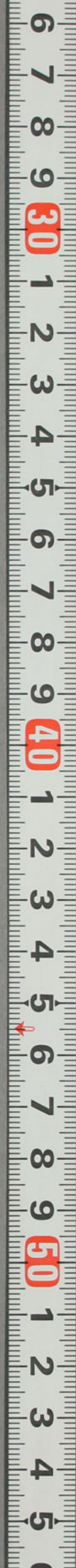


刻翻

左繡

共三十

□ 12
3186
16止



門口 12
號 3186
卷 16



左繡

周敬王二十六年
鄭声公二十二年
齊景公五十四年
宋景公三十八年
晉定公十八年
衛灵公四十一年
蔡昭公二十五年
曹伯陽八年
滕頃公十六年
陳閔公八年
杞僖公十二年
薛惠公三年
邾隱公十一年
許元公十年

莒郊公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哀公上第二十九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 在位二十七年卒于
越春秋終于十四年春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十日
購求

小邾詳見昭公元年

楚昭王二十二年

秦惠公七年

吳夫差三年

越勾踐二年

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林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于自尅復者也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王則愈于敬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于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正義世族譜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是楚封近公為許男

○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

非一處秋齊侯衛侯伐晉林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五

葭公會齊侯于牽帥狄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報柏舉則圍當請遷于吳矣

元八鎖城法即此月舉

李蕝曰楚蔡之交矣止於此朱批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里而栽栽設板

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音冉說文築牆長版正義築壘圍之欲置兵于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廣丈高倍壘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

令人在壘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裏屯守蔡成素疑當兼里栽夫屯兩

項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辨扶免方免二反使疆于

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

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

敘此等處總見吳強遠為黃池起本

伍員諫許越成吳為主也提二句一安一主却是暗暗將越伴說到底左氏

亦便自始至終。夫椒報李遂入越。以行成不告慶不告敗。句雙說以與中幅兩番文字相配。蓋同此提敘。斷結而移步換形。即別自一番色澤。一番結構。自來信口讀滑。辜負匠心也。

一大篇文字後又添入退而告人。一層如詞家之有尾聲。然章法得每頭重脚輕乎。因又添寫書法以佐之。文勢不孤。又得與起手提敘兩層相應。相其章法。真有華夢千重之嘆。

臣聞之。先引古訓。立一篇之主。下以昔字。今字。作兩層說。寔主不分承。而用摠發。較常格更緊一分。少康過澆。雖分應樹德。去疾。然過澆滅夏。而少康滅過。兩滅字相對。分明去疾不盡。勢必反為所

縣西南大湖中。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縣南。會古外反。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

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澆夏后相。澆夏后相。澆五咄五報二反。浞仕捉反。滅夏后相。啓孫也。

后相失國。依于二。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懷身也。緡斟復為澆所滅。俞云：國滅而復興者多矣。特

亡巾反。娠音。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震又音身。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提少康以其為勾踐之祖也。朱批。

牧官。甚澆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之。臣。逃奔有之。畏。椒澆。逃奔有

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

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弭其謀。兆。以收夏眾。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

鬲氏。收二國之燼。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謀侯也。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謀澆。女如字。又音汝。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

復禹之績。過澆國。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兩兩串通。豷豷非當通身振拔。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是議論中敘史。造語典密。可與魏莊子章參看。一更而叙少異。彼重罪。此重少康。各有委然。皆左氏法。月峯

勾踐節順。頂越大句申說。姬衰節倒頂。吳不如句申說。今吳節乃是承上起下。一篇之轉。或作三段平看者非。即以前一段將過。衰與吳越對勘。後一段將勾踐與夫差對勘。作兩層看者亦非。

二點離字。反復以見此疾之不可不盡。去也。提醒他出入。必謂時精神多少。分點兩十年。又總算二十年。數得的確。不錯。又看得賤眼。便來痛哭流涕之談。

足此數句。今前文愈覺透有精神。蓋前是議論。後是斷結也。

浦二田曰。周迂而齊伯。齊衰而晉繼。晉弱而楚驕。楚又退而吳越且侵。馴主夏盟。世變於是極焉。朱批

傳吳侵陳。却追敘陳辭吳一番議論。蓋克越。是吳福。而父讎則釋。舊怨則修。即此便是禍之所伏。沼吳之驗。久已在。逢滑料中。分明以舊語斷新事。又一斷案。

越成是使越豐。其大如彼。三句見此人。所加惠。大必為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賜皆得。

其本不。易克。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人親不棄勞。則不遺小勞。對去字。對盡字。猶言天。後。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與不取。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正義言悔恨之。深結其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按食即食言之。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只作諱辭。較直捷。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再收越。生民聚財。富而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後教之。伯如。

字。又音霸。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

告與之盟。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餽歡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收于國。當為汙地。為一十二年。越入吳起。可奈何。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本。沼之。夕口反。深以不盡為幸矣。以去。疾為意。越深以不盡為幸矣。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圍此以救彼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也。五鹿。范中行氏之黨。晉邑。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喻。各無成見。呼出。

法矣

先虛說一遍。又實說一遍。每遍皆以泛說切說作兩層而順逆開合轉遊極圓。

禍福並說。重禍一邊以辭吳為主也。前用雙提。故後亦用平起。兩臣開正相應。公獨問禍。故未單收禍字。以應之。平側處。脈縷最審細也。

前段禍福分屬吳楚。猶放活說。後段則直以福字楚而明以禍字吳。賓主輕重交互說來。圓警無比。
●決與亡禍福於民心。大有識見。文史

春利在傳

卷三

臣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逢滑當公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而進。以晉為主。故也。日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

而何。楚為吳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

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

恐驚。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斂于兵。暴骨如莽。野莽莽然。故

日草莽。艾魚。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廢反。暴步卜反。合。整起。宥。收。有。致。言。今。本。懼。
而改。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代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是一篇議論常格文字。然藏得許多活變。在單句另提。以下分兩扇對說。所以敗我。安能敗我。收局最整。而前段用板調。收句却輕。後段用宕調。收句却勁。用

春秋左傳

卷三

五

左。轉。換。使。入。不。測。又。上。段。七。不。字。總。說。在。前。在。國。在。軍。分。說。在。後。下。段。兩。必。字。兩。是。字。總。說。在。後。次。有。宿。有。分。說。在。前。奇。偶。順。逆。字。字。有。法。形。字。與。引。此。文。作。彫。

不。當。患。入。但。當。憂。已。此。意。在。他。處。天。抵。用。之。收。局。作。轉。進。二。步。說。法。遂。成。常。調。此。文。忽。變。在。起。手。憑。空。提。喝。尤。妙。于。一。點。後。更。不。復。行。一。筆。最。是。脫。換。熟。境。妙。法。曩。時。粗。心。以。為。相。睦。意。尚。欠。透。發。真。可。笑。也。相。睦。不。必。透。發。者。因。天。夫。皆。懼。只。以。無。患。為。對。針。也。文。各。有。主。初。非。好。為。脫。換。耳。

●於子西口中說出吳之盛衰可作吳世家論贊說 係魏升

春秋左傳

卷九

五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

苗。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服虔云。以其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

醪。注。流。句法順逆。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

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曠。補正。曠空。也。言不為徒死。知。對。不。相。睦。令。提。句。不。落。

上。必。有。以。恤。之。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

次。尚書孔註。澤得兩焉字便宕。鄣。曰。陂。停。水。曰。池。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

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戊。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漚。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漚。火。號。反。又。音。究。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九

六

見三家之專兵權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釋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正義案十四年小邾以

句釋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句古侯反。林自是內

近所屬無常若莒魯爭鄆之等。○夏四月丙子衛侯

元卒。定四年盟臯鼫。○林靈。○滕子來朝。無傳。○林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林于戚內弗

後十二年而蒯聩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

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此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皆陳日戰大崩曰敗績。鐵。○冬十月葬衛靈

公。無傳。七月。○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

而葬緩。○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

文。○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

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公曰余無子

將立女。蒯聩奔。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

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

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君命祗辱

揖服虔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亦自不能禁輒之必讓而靈無子而有

人而得之于子夫人不能強鄆之必立

子而讓父故以子讓父則贖不得之夫

欲立輒曰亡人之子提出亡人欲其以

之詞徒以公子鄆力辭故即鄆亦原不

經畧則傳詳經詳則傳反畧亦文家脫

化之所自來也。

此篇傳納世子于戚事為贖輒父子爭

國起本也。經書世子贖則輒不當立可

知唯衛侯本不欲立輒曰余無子安有

孫即夫人亦本不欲立輒乃立輒勉強

三傳

子矣。篇中詳寫子南不立。凡作數番轉折。前對君則委之于夫人。在堂後對夫人則又實之于不聞君命。反復推托。只欲以己之讓感悟輒心而歸之。蹟也。無奈輒既立後。一概抹殺。以致乃父踉蹌跋涉。宵迷于途。哭告于門。寄身于戚。而公子郢亦付之無可如何矣。此傳直作夫子不為衛君註脚。自來責郢以讓國生亂者。不知郢心且不知左文者也。前半寫公子讓國之誠。後半寫太子入戚之窘。總是照出輒據國拒父之非。文中一字不曾寫輒如何不是。而意無不躍然絕妙。激射法。亡人之子四字。八面俱圓。就夫人言之。此已亡人之子矣。不妨立也。自輒言之。夫固亡人之子也。如之何其立焉。而不還之父也。妙絕。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絕。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子門哭而入。遂屠之。

此篇敘鐵上之戰。凡作兩半讀。在下卿之罰也。截上截趙鞅禦之為一篇。緣起上戰一段。為下將戰既戰作引。下截方正寫戰事。以將戰起。既戰收。將戰提。明無恤。簡子太子三人。既戰仍以三人語回應。作結章法。首尾極為明整。寫鐵戰甚畧。却詳於警飾禱戰等文。亦敘戰之一體。看其最寫得有精神。便知此文着意處。着意在此者。寫趙鞅與蒯賁同舟而濟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下戰。龜焦。成。後十筮。契苦計。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兆始納衛犬。

三篇
春人三專
卷三哀公

●此必執始欲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也。傅氏

●閱趙簡子誓師之言似以范氏中行氏為不忠者及自為政則分國蔑君何其與所言大相反也豈其旁觀則明而自責則昏耶。陳氏

●絞音狡。益音驛。又於賜切。益同。大棺之內有屬。屬之內有柩。柩親身之

棺。孔氏大夫無柩。趙簡子云。時偕也。鄭玄大夫無柩。補注屬柩。詳見禮大喪記。樸馬未調習之馬。備注樸素車樸馬。馬之無飾也。

下卿句非簡子自下註脚乃左氏隨敘隨斷筆法與末段結句正同即以此作上下界限對仗矣。周禮冢人云凡兵死者不火兆域。提清三人下即鋪敘三節授綬節是為無恤巡列節是為簡子禱戰節是為天子尚在戰前下文方正寫戰勝而救戈復伐又是重寫太子喜曰可矣曰國無小又是重寫簡子唯無恤不曾重寫則于末段總敘後越勢補寫一筆便合三人事實各各滿足無此飽彼飢之病而敘法隱見詳畧前後倒順變動不拘此

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謀既合但以故兆相咨詢可也。舊在兆字絕便都不成句法。命云從此說起見其本意。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

有四郡。艾魚廢。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

反滅或作戕音殘。去厥役。廝又作斯音同公羊何休註

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也言已事濟君當圖

薪日廝。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

其賞。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若其有罪絞縊以

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絞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重。辟素車樸馬。以載無人于屯。下卿之罰也

步歷及。為眾設賞自設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

罰所以能克敵。右郵無恤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思自投于

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簡子巡

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

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羣子勉之死

等結構豈後人所得臨摹一二者乎

●藥音同藥

挿敘趙羅公孫危于兩段中。令情事不寂寞。然店作而伏。不過為太子作襯。而取旗幕下。則大為鐵戰壯觀。乃是出色寫簡子見范氏之亦為趙用也。蓋誓師戰禱頗嫌平對。今多寫巡列一層于前。又添入報德一層于後。便令文勢歸重。主一邊法變而密。

●亂從与昭五年使乱大徙又同。附注

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羅無勇。

麋之麋東縛也。麋丘頂反。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也。詰

起吉。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

也。烈祖康叔。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鄭勝

亂從。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不能治亂。

使鞅討之。鞅簡。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蓋集成

大命不敢請。正義已之身。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落。獲其蠶旗。犬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

犬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

趙孟簡子也。喜太子前怯。今更。傅叟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傅叟簡子屬也。言知氏將。初周人與

范氏田。公孫危稅焉。危。范氏臣。為范氏收。趙氏得而

獻之。得危以。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

一則曰憂未艾。一則曰國無小。兩節俱。作不甚滿意之筆。以反跌末段。三人事。事得意之極也。欲令先離。欲擒先縱。不。解此秘。則寔筆俱作主筆。讀矣。

以整筆收拾一篇散文。振起通身神采。是絕妙掉尾法。

俞寧世曰：范氏世主夏盟，其亡也，齊鄭輸粟于趙氏，何與乘而奪之，非君命也。報私仇也是時晉軍孤弱，六卿俱散，相為左右，獨一陽虎之亂，臣崩潰之賊子，故以晉遇鄭如臨大敵，未戰而懼，既戰而喜，迴憶三駕服鄭時氣象，盛衰何啻霄壤，極熱鬧事却寫得風清月冷，葉落草枯，其神境都在行墨之外矣。朱批

觀此益見鄭處楚圍之能。

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

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猶有善射者。徐云：前晉師先，衆後已幸而勝，乃與人爭功。

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孫云：此與、馮、戰許伯三人敘事。功為

犬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

上也。鄆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御之上

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遷駟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圍父，知其

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林蒯聩在戚而齊借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火。

日。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

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無傳。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林惠公卒，悼公立。

● 尹案。公羊以輒為可立。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胡傳辨之。以為輒未受靈公之命。二說皆非。朱批

此與宋鄭救火篇筆力更為矯變。看連點五至字。寫盡倉皇拉雜。其妙只在火踰公宮一踰字。將天火之幻之猛之速。一筆勾出。自令變出非常聲勢。洵湧而百忙中。又先着救火者皆曰顧府一筆。便于五至字前托起一層。此時已自入山海亂軍無主。然後連片寫出五個人各出一語。各行一事。分頭指揮。却渾是一齊動手神理。此為寫火之極筆。具此靈奇。誰謂畫成陽一炬難也。如此一大篇熱鬧排場文字。臨了只須夫子閉閉。筆作掉尾。真一帖清涼散矣。

○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

○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司鐸。火名。桓公。僖公。

廟。正義曰。司鐸初被入火。火救火者皆曰顧府。常。

越宮而至廟。故以天災言之。敬叔孔子。

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弟子南宮。

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曰。疋女而不在死也。也。

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以待命。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命。

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投人乘馬巾車。脂轄。投人掌馬巾車。掌車。

乘馬使四四相。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

從為駕之易。恐有變難。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攸音。

故慎為備。蒙茸公屋。以濡物。自大廟始。外內以俊。俊。次也。

甲以次。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

伯至命。投人駕乘車。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象魏。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言不。

● 尔疋曰。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所也。惠補注。

● 孫氏竟曰。桓公者。哀之十世祖。僖公者。哀之七世祖。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庶存焉。非礼矣。朱批。

● 俊且緣切。音銓。止也。改也。次也。

凡寫五段。長短各變。每段起句。板板寫五個至字。以整治散。固文字片段之大。凡。汪鈍翁。朱批。

景伯段最詳。為前後四段之主。命宰人出禮書。乃是承上命。周人出御書。說來。

校人云。云。起下。駕乘車。御公立兩事。府庫慎守。起下。財可為也。濟濡云。云。起下。

官備拾潘於事。則先緩而後急。于文。則中總而外分。極忙亂事。寫得極清楚。結。

更曲終奏雅。神味無窮。

徐揚貢曰與宋鄭遇次迥異彼專為政此眾為政也

● 橐橐橐橐全音又通說文从木為木枯从禾為禾程用以表火道者蓋今之以大扇雲標部名之類

此敘康子套竊事妙在不言其所以然通篇寫桓子遺言極其坦易寫正常載

備而責辦不可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積得○瀋尺審反公官起公官結孔子賜道還公宮開除道周而公官使火無相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莒弘事劉文公

為之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

大夫不但違天且違人矣周人殺莒弘終違天之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

告極其危疑寫康子用計則極其不費手脚也而筆法隱躍使人自思而得之入微之筆

從已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

生男告公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而孺子男不得立矣

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

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名者

正常正常不友言季氏家事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荀寅伐

屢圍朝歌。殊顧耶。鄆特角。趙師于南。特
缺一角。彼之走併一處也。豈幸逸哉。

其郭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

已之徒擊趙氏圍之。癸丑奔耶鄆。十一月趙鞅殺士

皇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庚四年春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

也。殺申志反。林昭侯弒于成侯朔立。按宣十七年

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

同名未詳。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黨故書名。林書公薨夫人姜氏孫

何者誤也。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

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傳無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姓音生或音性。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入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

也。赤本屬楚。故言歸。林晉執戎蠻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城西郭。魯西

郭備。○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林

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

隱公。林頃公卒。○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

此節極寫文錯忠勇。因眾莫敢進。故算
出如牆而進一策。無奈依舊畏首畏尾。
只得憂身向前。此先字之義也。作者猶

左肅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哀公

四

恐意不甚亮特先着後至二字後者獨先則先者盡後矣襯托妙絕如牆與門之相映成趣一以死物當活人用以活人當死物用點染新奇承字貫下句讀乃突然出其不意之詞方言一字為一句只此一見正義解作微聲轉而字異未是

攻門曰門守門亦曰門死字作活用義本相通後人于此等處多分條例却不知前人于好惡先後等字皆互叶也

此傳晉人執蠻歸楚事賞重士蔑文則以司馬取為主前後四致字為眼目純是一片機詐前兩致字是先詐其民以圍蠻後兩致字是與晉合詐以俘蠻寫得無所不用其詐而真特假信假義之

微蓋楚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

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錯後至錯蔡大夫

又音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言

註翩以兩矢多則殺二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軒軒卽霍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取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

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

風亦蕩然矣春秋欲末世事日非良可寤嘆陸大瀛 宋此

致負函致繒關本以奔命之故名其民忽變為一昔之期襲蠻氏一面給民使之不備師一面給蠻使之不備豫此一段寫詐謀已色色寫絕而田也城也且為之上也而蠻之君臣盡墮其術中邑也宗也凡以誘之也而蠻之遺民都落其圍套即左師右師還犄角明以通少習之勢協士蔑以不得不與而蔡與方城蠻與晉人無一不為我用司馬真算無遺策矣哉

陰地命大夫晉臣稱尹恐非是

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

有霍陽山皆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

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

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

于菟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

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補正發二邑之兵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

夫別縣監尹補正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寫楚人極其狡猾。寫晉人極其罷軟。蓋是時楚河抗晉。而晉不能駕楚。亦勢使然矣。但諸蠻何罪。誘而致之。執而界之中。夏盟主而惟楚是徇。此春秋之始。天下苦于無王。春秋之季。天下更苦於無霸也。孫執升。

後半三行六十字。只作兩句讀。曲而勁。簡而深。

一奔鮮虞。一奔臨。下先救墮。臨。後叙會鮮虞。一承上。一另起。國夏也。事變。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

大開武關。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道以伐晉。

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

戎在晉陰。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

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

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秋七月。齊陳乞。茲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茲施茲多庚

而支之順。適因之矣。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

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十二月。茲施逆之。遂墮

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

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卽高邑縣也。趙國平棘縣西北。卽高邑縣也。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也。茲施與鮮虞會也。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林景公

卒。安孺。無傳○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王生為惡而知美柳朔亦無德不報古之人古之人

借差也

此篇為陽生奠立起本蓋深嘆景公違眾立茶之失也前景公謝諸大夫句句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寧也昭子范吉射昭

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為吉射距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奴

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奴景公妾茶安孺子茶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諸大夫

恐其為犬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犬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領教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問音閑又音諫又如字公疾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惠子國惠昭子高張寘羣公子于茶齊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叶師乎師乎

是不要別人管袖閒事口角後萊人之歌亦便句是並沒入來管你閒事口角兩謀字正相應前語似冷似諷後語亦怨亦嘲均屬摹神之筆

●茅鹿門曰諱某人之歌見民情屬於羣公子而不在茶也朱批

中節為一篇關紐上半是立茶甲裡文字下半是寘萊甲裡文字

須知萊人不是痛羣子正是痛景公孤立所發而諸大夫皆袖手退也野幕之及恐亦不能含笑地下矣

歌凡三換韻理與諱死與事乃兩句叶也●二不字皆指羣公子邵氏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哀公

七

画鹵簿耶。又一豐之離矣。

●画鹵簿喻御車。設豐上六謂豐

藪无滿盈之戒

詩頌中間橫插斷語。却是一句承上一句。起下極淡處。都有法。

●魏禧曰。此其一耳。邦人惡之。當不止此。可為不安分之戒。朱批

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鄭駟秦富而侈。屨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此之為久。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

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壬子六年春城邾瑯

無傳。備晉也。任城九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子

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叔還會吳于祖。無傳。○秋七

月庚寅楚子軫卒。

木同盟而赴以名。林昭王卒。惠王章立。

○齊陽生入

于齊。

為陳乞所逆。故書入。林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齊陳乞弑其君荼。

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

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林

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

正與修舊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陳盟在昭十二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國復受命立荼陳每朝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

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子之命僂蹇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

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也○需與每朝對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

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此篇極寫陳乞之誇嘖頭一筆提破下分兩段先以大夫之言激高國而勸高國去大夫既即以高國之言恐大夫而令大夫去高國縱橫闢曲折詭秘描寫入神

需須也待也附注

兩段句句相對極參差整齊之妙及朝一層乃是從高國轉到諸大夫兩段中之樞紐也此法唯左氏最精熟

儲同人曰山魁野狐不毒於此矣陳氏以口舌翕張得國何但厚施朱株

再敗謂今戰更敗也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是正敘下截是道叙末以天子斷結却重在下截上以五辭而後許立之而後還對說作片段下以遂弗祭遂弗祭對說作片段其實通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

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

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

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官昭子聞之與惠子

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平日厚施之報國人追之國莫奔莒

遂及高張晏圍莒施來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篇以昭王為主。上截乃以子間伴說先
主後賓。故下截亦以有疾弗祭為主而
弗祭伴說。先賓後主局對而意側章法
又極整而變也。陳涉起事語祖此。
上截兩上兩不吉與兩則命兩不可筆
調相配此一節自為章法兩不如死兩
順也死一二順筆調相配又兩節合為
章法下截先論王身便添出股肱與腹
心為對次論祭郊便添出江漢睢漳與
河為對而又焉移之說在不穀之後不
是過也說在不穀之前總一整散順逆
相配相錯而名言絡繹段段精神
●徐廣曰塗一作墜又列女傳亦作墜
●蔽禮作攢攢猶載也詳見孔喪大記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上句單指戰不吉死一也其說此句乃指退不吉說
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間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命
許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
立潛師閉塗。史記司馬貞註閉塗即禮記所謂敢塗者謂匿其喪也逆越女之子
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

●唐荆川曰齊桓晉文不無愧色即子
產夏如之對亦未為知道。朱批

王或庵曰弗祭弗祭無尾以首段為尾
九疑之連綿也王命三子三子立章序
于三段之中湘烟之遙隔也

●不獲妖不祭河二支可見變于於死
生和福理上勘得十分透徹誰唯可以
破平惑補世教故孔子以為知道也
玄真子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
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若祭之可移於冷尹司馬。祭禳祭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
內山川星辰。絕有風致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不失國。或指柏舉敗而後興言。論篇法。則指上子闔立章而言也。由已率常只。結下截而讓國不失之意。自然包舉。又看由已收上無大過。雖不德率常收上。又焉移之。不是過也。此暗應法。又總結法。

允出茲在茲五字。大禹謨。以下六字評語。此篇作三段讀。論事則首段傳陽生入齊事。末段傳陳乞弑君事。中段乃補寫兩截中間情事。論文則首段敘陳乞立陽生下兩段。敘陳乞安頓孺子。敘陽生遷殺孺子。兩使字相對。蓋通篇以陳乞陽生對寫。於章法為一頭兩脚也。

首段陳乞使召使養陽生。告且于戒。關止兩人都用重筆。中段重陳乞却捕寫悼公。首一節末段重陽生却捕寫。僖子不對而泣一節。章法最勻。然此特論片段耳。其實作意只為一陽生。凡三寫其机智絕人。首寫其謀事之密。中寫其要盟之婉。終寫其絕患之毒。遂令一極長機詐之陳乞。而召之而養之而立之而盟之。而卒至于泣。諺所謂摸著黃刺土步是佛者也。真是寫絕。公羊寫陳乞為諛。便筆筆以陳乞為主。此則筆筆以陽生為主題。同而而局異。此可以得文心之變矣。

三書

春秋左傳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今五子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

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

矣。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名在七月。今在八月。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且子齊公

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

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王陽生。戒之遂行。戒使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

入。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黜鮑牧臣也。差車王車

廉反。又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

如字。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哀公

三

●王或巷曰：寫陽生，處處狡黠，其去魯也，迹密而思深，用筆淡以深，其各飽牧也。机敏而詞賤，用筆精以緊，其執孺子也。意明而手辣，用筆嚴以紆。朱批

俞寧世曰：寫陳乞之奸，好到絕頂，寫鮑子之庸，庸到絕頂，寫悼公之辣，辣到絕頂，蓋三絕並而孺子死矣。朱批

王或庵曰：陽生入齊，陳乞弑君，經雖分書實一事耳。傳既合序，則但為弑君傳可矣。召陽生入者乞也。養于家納諸宮者乞也。立為君而廢孺子者亦乞也。始終皆乞，獨至弑孺子而曰：「我不知欲使弑君之名，俾以免也。」欺天乎？欺人乎？左氏一詳其實，以傳其真，而春秋書法無容辨矣。然不誅其心，以暴之天下，而不對而泣孺子，何罪？若以為由之誠然，而序之無貶詞者，此正寫其奸狡處也。寫小人人第知直挾肝胆為寫，照不知但寫面貌為傳真，此間分際難為淺者道矣。

子日子之命也。見其醉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君之子，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賴齊邑安號也。去齊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有安主。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寶之上。三子，景公嬖臣。

茶之。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一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其君泣也。云乎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又內有饑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作假。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冢，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父冢，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

一結直寫出他處置乾淨快活來，入神之筆。

持口角。君異於器。君二多難。寫出奸人。不肯留意。辣手。僖子不對而泣。寫出奸雄內險。外慈面目。春秋吞齊陳。乞弒其君。茶泣也。云乎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孫執升。

春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駱他才徒來二反。

經 癸丑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夏公會吳于鄆。鄭今琅。秋公伐邾八月己酉

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宋人圍曹。冬

鄭駟弘帥師救曹。林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

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于亡矣。報定十五年。老且之及耳。

傳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鄭始叛。定八年。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此篇傳會鄆事。詳寫吳之無禮。為黃池起本。以宋句無能為也。為主。意在文而文乃特工。一句起一句結。中分兩對。章法最整。徵百牢。便借范鞅來發揮。召康子便借大伯為口實。絕妙機鋒。

徐月峯 宋批 孫執升曰。觀景伯之詞。范鞅貪而棄禮。君若以禮命諸侯。云然。則我之多求於人者。皆自處於不肖。而人之有求輒應者。皆以無禮待我也。三復斯言。可以物躬。可以涉世。

周禮。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十有二牢。又掌客。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注。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

牛曰大牢。羊曰少牢。字養牲圈也。

夏公會吳于鄆。吳欲霸。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晉大夫范鞅也。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

矣。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上公。若亦棄禮。則有淫者

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

氏。曰。如冕與旂。俱十二。旒。以為天之犬數也。天有十

中數語亦結上生下。乃借作兩截轉接也。弃疾于我已伏召康子一脈矣。或以此配結句作對斷失作者之妙不可從。

●吳責魯無禮。故子貢以吳之先無禮者反之。揚榘

●鍾伯敬曰。把礼字作骨。前後關鍵在此。朱批

此何禮也。幣亦借前禮字作反語妙在。他無禮便責之以禮。及至他說禮偏又不與他講禮而且坐之以無禮。隨機應變。子服與端木殆所謂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者也。前後以君若不以禮命於諸侯。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兩句為眼。目通篇平寫兩段。未忽馮空。下一斷語。既不屬之景伯。亦不屬之子貢。一部左

制禮。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放棄凶疾。乃與之天。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

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

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

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

傳從無此結法。真愈出愈奇。愈愈妙者矣。

此篇傳伐邾事。自以伐小國為主。然為吳伐我起本。又以背大國為重。起處景伯與大夫二意。雙提而側在伐小之危。以起伐邾正文。茅鴻則極言背盟之非。以起伐我後文。逐層卸落。妙在前論伐小。却兼照背大。後論背大。却帶定伐小。用筆如青蚨子母回環。手法絕巧。青蚨水虫名。其名錢。及子母回環。

俞云不說不肯妙

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蓋言君長。而大夫不出

虛國盡行。申矣。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大。伯。身。俞云。因其無禮而無禮之。罵得毒。

大。伯。身。俞云。因其無禮而無禮之。罵得毒。

大。伯。身。俞云。因其無禮而無禮之。罵得毒。

王之畏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正。義。應。劭。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反。自。節。以。吳。為。王。肅。云。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

保。二德信。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

夏見搜神記

●戰國策顏觸曰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今乃二十四

●言具伯矣人也安有夫人言而可違之朱批本注文

●陳卧子曰諸大夫阿季孫便伏下逞毒於邾之故朱批

賢而逆之

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

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今其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古來以

然○數○知必危何故不言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所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

孟孫所怪且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忿答大夫今魯

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按此上皆諸大夫語言列國至今相胥以亡者皆由背大國伐小

國而然今魯背吳伐邾知危而不言者非不○乃言而無益耳况魯德如邾何可以亂治亂耶蓋諸大夫皆

與季孫不合故不樂而出補正傅氏說同杜不樂而註皆誤服虔以知必危二句亦屬孟孫尤謬

●以近已近也已太也

伐邾事本寫魯不保小正支却又為魯不事大作陪一脈兩用得妙朱批

蓋掠宵掠極為不仁夏盟秋背極為不信分應完備俞寧世朱批

出○季孟意異倭直不同故

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

鐘聲邾不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近○聞音問又如字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以茅

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

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

傳言康獻于亳以其上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

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上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衆保繹今掠

儲同人曰斯豈聞申包胥之風而起者乎朱批

敘事後虛說一層申說一層又扶進一層威之不立既言其善以私秦貳又動以利詞令懸快凡寫入君字語語不為私謀全為吳謀似此筆舌其視初年爛武館甥諸公其不同為何如也凡寫已下十六字 邵戒三 朱批

而歸故負和茅夷鴻以求自乘自請救於吳命故無君言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依而背君之盟應皆大辟君之執事應伐小以陵我小國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郟郟行即郟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成其所求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無違逆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厲疾則夢元立則夢今陽亡亦夢何夢之多且驗也

李廉曰謝氏謂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敗之善之也朱批

先結慶者之子乃行一筆然後重敘公孫亡曹段落明潔若將置言霸說連司城聽政敘去則應慶無處安放矣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救矣鄭何能為以不救桓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服以衆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賦鳴焉而賦維鵠也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猶有拾其唾餘者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邶羽俱切音子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鐘邶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甲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曹晉而奸

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

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因檜亡東周之始

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于國風之後

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

日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

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

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得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僖公卒子閔公繼立

無肯使 宋本 張岐四家五傳 那波本

寫曹亡出其不意亦極其索性其神理乃在數之字章法與采萬篇同

曹亡于詬其以甚口為霸王之器耶俞寧世曰寫曹伯君臣取亡之道如狂如醉其中若有鬼神使之一夢方敘得靈活

此文作三段看吳伐魯而盟還前虧子洩後虧景伯叔輒是反陪子洩微虎是

正陪景伯中間鄆人王犯承上險道與波同車使能預為盟還作地而景伯與

懿子一番議論實為一篇之主回顧起句埋伏結句堯襄完密線索玲瓏其妙

非可以函莽賭也

看來以下半篇景伯為主上半將伐魯

齊人歸讎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

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

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定十二年輒

與不狃襲魯兵敗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奔齊後自齊奔吳

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公山故魯人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

春秋左傳

哀公

卷元

哀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哀公

為吳伐我作引武城一節特寫景伯譏切季孫為後負載請釋伏服國未可望已有欲歸之心一夕三遷又有不久之勢假令少靳其盟自免城下之耻而季斯既畏吳強又修何怨苟非子服姑曹急智其不為豹姑之續者幾何矣看他自子洩未可得忘一語提破從武城後步步都為結處作勢有千里來龍到頭結穴之妙

●若已託於他國而臣更之。豈不奔命。猶為之隱諱。
●不狃以叛亡之人而歎心尚能如此。矣于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哉。詳光。
●徐揚貢曰。必有與斃四字。一補之綱。朱批。

●滋有長也益也多也之又蓋漚管者多引水至沒秧故怒耳。
文凡六番起伏。叔輒一起。不狃一伏。鄭人王犯一起。斯與之戰一伏。克東陽獲。叔子一起。國未可望一伏。次泗上殺國。士一起。一夕三遷一伏。然後跌。落吳人。行成竟可收局矣。而少待其歸。又一起。負載造門。又一伏。請釋子服。吳人許之。又一起。姑曹當之。而後止。又一伏。然後以盟。而還。收拾一篇。層波叠浪之文。此種篇法。自城濮。邲戰而後。亦未數數者也。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正義言。
奔命。則命不所託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為之隱惡。既託所適之國。則隱嘿不。
與其。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
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謂之宗國。輒魯公族。故。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正義率引導。
非為帥也。以二王問於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人知魯道故。
緩時若無。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能自立。皆將同死戰。
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

晉之辱。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此方入題。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
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我
水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漚鳥豆反。及吳師至。昔古顏反。滋本又作茲。字林云。黑也。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鄆人教吳。必可。王犯嘗為。克。道音導。
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
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懿子謂景伯若之。
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此語獨好。季孫則前大夫之。不阿季孫明矣。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負之而至。又何

又何求訪之有

鍾伯敬曰於敗之中看出一勝厚固
聰明之士也國能用人人能同心雖敗
猶足以威敵 朱批

前叔輒不狃有名無情與立與斃必得
志未可得志是遙對格此二節兩明日
對提王日聞之對紿是連對格散文必
得整處章法乃不渙耳

為邪伐魯早為季斯背盟而來却並不
寫他如何設處只輕輕於前段點一斯

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

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

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至稷門

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也吳人行成

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朱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于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

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吳人盟

而還不書盟耻吳夷

與之戰此處點二或謂季孫而季斯之
一籌莫展但能各災莫能禦侮活現紙
上最是嚴冷之筆 朱批

細玩此事似是謀定景伯為質此
論弗見以嫌於障行故負載出諸大夫
斬於景伯故請款之姑曹是請款注脚
初看若無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
致月峯

以姑曹當之乃是景伯當場活變杜註
既得復求未谷
俞寧世曰吳迫于邾之請不得已而與
師輕而且遠方實不能取魯子洩一言
其氣已沮一路步步驚惶惜魯人畏懼
之甚急為城下之盟乃知以貪始者必

以怯終也。敘事全于此處着意。朱批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飭侯通焉。飭侯康子叔父。○飭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

○或諧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

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世固有吃苦不記人。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夫宰子餘

討之。宰子餘大夫。囚諸樓臺，楛之以棘。楛，擁也。○使諸大

夫奉天子革以為政。專邾大夫桓公也為。

○秋及齊平。九月，臧賈如齊涖盟。賈如臧會子。齊閭丘

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箋：季姬

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

鮑牧本不欲立陽。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諧于子姑

居于潞以察之。潞，齊邑。言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

前為鮑牧挑釁，只得一筆，欲動欲活。後為悼公察諧却用六轉，作弄盡情，詳累各妙，真化工手。

●姜炳章曰：自高國晏弦之逐，而齊之強族惟鮑氏。陳乞所必欲去者，况伐魯有功，非陳乞利也。公子之愬，乞使之也。朱批故縱之而後擯之，又不一氣偏作幾番頓挫，變詐是陽生本色。

三鼎

春秋左傳

卷之六

齊

左

康全廢。見上。

○申案。宣公賂齊。感齊之德。非齊魯之也。故其取言我。此則取敗。並不言我。不諱之中。猶有諱焉。朱批。

○使。得。行。豈。果。反。子。之。所。耶。康。亦。束。縛。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聞。季姬嬖。故也。

○經卯。九年春。王二月。葬。祀。僖公。無。傳。三月。○宋皇瑗。

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

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

君。為十年吳。伐齊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為出。懈。賸。宰。達。也。瑕。武子之屬。

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許瑕每日遷舍。作壘。壘。成。帆。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吳子姚救之。

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惜其能也。以郊。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丘。正義。虛舉。經文者。為下。趙。缺。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

○凡老管乃作壘。壘。日作一壘。繞其師。轉久之。則壘合矣。此亦如瑣城法。然多少。度情。却只以每日壯舍四字。足之。何其簡妙。月峯。朱批。

有能者無死。嬖乎。吾知不免矣。

築城穿溝。兩事本當平對。今偏將邗字夾在中間。死字便作活字用。又溝字既可對上。又須連下。他處以二句作上下。

三

宋公伐鄭

春秋左傳

三

轉。按。此。直。以。二。字。作。上。下。轉。換。而。文。又。只。七。字。問。古。今。有。七。字。成。文。而。變。化。有。法。如。此。者。乎。無。有。哉。

通篇皆以救鄭為不吉。而着解不同。故用筆全別。龜墨都以伐齊之吉。件說伐宋之不吉。而前併後分。前順後逆。總不說破。伐鄭史趙則單指救鄭之不吉。將我齊伐宋支離附會。一概掃却。透快無以復加。陽虎忽兼說宋鄭而側重在宋。又從對面看出吉。以見存我之不吉。將上三說脫換都盡。蓋文心之變。備于此矣。

●一十三論。旨同而取義異。固自有態。月峯

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以興。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為盈泄。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上趙鞅伐宋。故以贏子二姓為占也。盈與

嬴。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炎帝為火師。神農瑞以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泰之需。需。乾下坎上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

●方望溪曰。鐵之戰。晉鄭絕好矣。或謂此後當復修睦。故鞅欲救鄭。信然也。宋景滅曹。曹卒殲鄭師。復伐鄭不已。則救鄭豈非義舉乎。然齊嘗助范氏。鞅之讐也。史墨鞅之私人也。鞅欲伐齊。而不欲救鄭。故以救鄭卜。使其竟言伐之利。以鼓臣民之心。朱批

王或菴曰。卜就水火論宋筮就帝乙論宋各有至理。朱批

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談易。頗有偽承之致。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

○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謀。伐齊。

與魯謀。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林。天子。革為政。公會吳。

伐齊。書會。從。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故不書。葬。林。悼。

公卒。子簡。○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公壬立。

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

彊若侯反。

○卿。案。陽生之死。傳。各執而經。各卒。杜氏謂以疾赴。疏引。鄭伯。鬚。頰。為。誌。於。情。莫。相。合。吳。氏。徵。鄭。氏。玉。王。氏。推。皆。疑。之。謂。齊。為。大。國。何。至。弒。君。以。說。乎。亦。是。一。說。朱批。

○三日。哭。服。度。曰。諸。侯。相。臨。之。禮。補注。

三日。哭。子。重。門。之。外。乃。故。以。三。日。之。哭。誤。與。使。不。備。也。舟。師。自。海。正。三。日。內。事。若。以。三。日。二。字。安。字。却。是。便。是。結。住。語。氣。不。見。一。面。哭。一。面。去。之。妙。矣。

齊歸于衛。書歸。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

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

陳人來告。不以名。○林。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亡。也。即。轉。簡。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代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邾。不。書。兵。

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

乃還。承。吳。大夫。

一取一毀一侵。接連一氣。寫出勢如破竹。妙即從行也。二字帶下。用筆入神。此以議事敘之法也。

是厚道語。是前輩語。我字字。正與二君對看。見二君如彼。我與子當為之排解。一二也。又絕似同寅協恭語。同寅協恭。書經。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復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與兵。事不再令。再令。卜

不襲吉也。襲。重也。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視阿

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顛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

●冲案。吳不挾陳以叛楚。則楚陳無隙。何用救哉。陳之禍。吳為之也。救庸足多矣。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在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亦自言之矣。胡傳謂吳以号。為深着楚罪。殊失經旨。朱子所謂以义理為穿鑿者也。朱批。

●汪克寬曰。春秋各伐我二十又一。惟哀八年吳伐。此年齊伐。止各伐我。餘皆言四鄙。朱批。

經。丁巳。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

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普多。二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

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

不與戰。艾陵。齊地。○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

赴以各。○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淫也。

左傳 郊之戰自是出焉冉有。要其為冉有。乃所以形三家通篇分兩大截讀。上半伐我及清提。起至右師從之佳。是求戰前事一勇一怯得失。已具下半師及齊師提起。至洩曰擊之佳。是正寫戰事。一勝一敗功罪分明。中間忽插公叔務人一番議論。作通身關捩。上不能誦。是照前文下不能死。是照後文。直作三家總斷。故未竟與冉有一例。評者蓋謂冉有以反刺三家。而正斷則托之務人。口中不但聖人。慎于立言。亦左氏之精于構局也已。或以務人之言與公為之事。作上下兩截對收。而未另以贊冉有作結。亦得。但于兩孔子曰。雙結之體。未合前。為長。雖是雙收。法然原有寔主之別。先結公為。而後結冉有。此左氏先

傳十一年春齊為郟故。郟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封疆寬內。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臣屬也。言魯之羣室聚于齊之兵車。羣室都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宣後主之定法也。一篇以能不能為線索。前兩不能一屬二子。一屬季孫。末以兩能字反應之中。段兩不能正一篇眼目。其餘如樊遲非不能齊人不能師。以及孺子能嘿。不如也。賢也。弱也。用命也。不成丈夫也。皆與能不能相映。如點水蜻蜓穿花蝶也。上截又分四節。季孫謂其宰節。寫冉求分派三子。季孫告二子節。寫冉求獨激季孫。季孫使從于朝節。寫冉求兼愧二子。帥左帥右節。寫主雙提而須弱用命。同次雪門。右師之從。遲之五日。詳主畧。寔已為下半伏脈。下半亦分四節。却是兩對串遞。遞說則師不踰溝。是寫左師。右師奔節。是寫右

季氏言二子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朝。侯于黨氏之溝。黨氏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孟。二節雖平列。然。是連上用。命調。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邴洩為右。孟氏對而執分也。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九 哀公

左

師。師獲甲首又寫左師孟孺子節又寫
右師轉極極勻對說則三刻踰溝是寫
樊遲獲甲八十是寫再有左師曰為冥
主後人為殿寫孟之側不欲能寫孟
孺子右師亦自為冥主而不狃之不走
不止附見于前羽洩之一鏡一驅附見
于後恰好相配看似斷續錯綜其中實
整齊條理也左氏敘戰大篇此又出一
格矣。

●此即唐牙兵。今家兵之類。月峯
●孰能也。宜以注。

左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用命有子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

原父曰有子當作子有然古人于字下加子如匡章

稱冉子之類甚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為已徒卒步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南城五日

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而

泣保守曰事充煩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二好那如之

眾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再求右師奔齊人從之

逐右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

也孟氏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狃之伍

日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

音而庶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徐步

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

不能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遁謀間冉有請從之三

首段凡五寫再求之言前三節侃侃直
談後兩節微微冷刺總是義憤所將不
待用矛入軍蚤已壓倒群子矣。
●刺刺錢故取立限之義刻期即全為
漏刺尋度又為刺約之字。

●左公敘戰事每於沒要緊一二人處
詳之然姿態正在此。月峯

左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用命有子

冉求也

按補正劉

匡章

魏冉

門也

五日

見保者而

泣

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乎

師

及齊師戰

于郊齊師

自稷曲

師不踰溝

樊遲

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

而踰之

如之

眾從之

師入齊軍

右師奔齊

人從之

逐右

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

之

也

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

進也

林不狃之

伍

日走乎

不狃曰誰

不如

我不如誰

而

音而

庶反

曰然則止

乎不狃曰

惡賢

言止戰惡

足為

徐步

而死

徐行而死

言魯非無

師獲甲首

八十

冉求

齊人

不能師

不能整

宵謀曰齊

人遁

謀間

冉有請從

之三

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

用命有子

冉求也

按補正劉

匡章

魏冉

門也

五日

見保者而

泣

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

乎

師

及齊師戰

于郊齊師

自稷曲

師不踰溝

樊遲

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

而踰之

如之

眾從之

師入齊軍

右師奔齊

人從之

逐右

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

之

也

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

進也

林不狃之

伍

日走乎

不狃曰誰

不如

我不如誰

而

音而

庶反

曰然則止

乎不狃曰

惡賢

言止戰惡

足為

徐步

而死

徐行而死

言魯非無

師獲甲首

八十

冉求

齊人

不能師

不能整

宵謀曰齊

人遁

謀間

冉有請從

之三

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

用命有子

冉求也

按補正劉

匡章

魏冉

門也

五日

見保者而

泣

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

乎

師

及齊師戰

于郊齊師

自稷曲

師不踰溝

樊遲

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

而踰之

如之

眾從之

師入齊軍

右師奔齊

人從之

逐右

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

之

也

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

進也

林不狃之

伍

日走乎

不狃曰誰

不如

我不如誰

而

音而

庶反

曰然則止

乎不狃曰

惡賢

言止戰惡

足為

徐步

而死

徐行而死

言魯非無

師獲甲首

八十

冉求

齊人

不能師

不能整

宵謀曰齊

人遁

謀間

冉有請從

之三

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

用命有子

冉求也

按補正劉

匡章

魏冉

門也

五日

見保者而

泣

何以治民

吾既言之

矣敢不勉

乎

師

及齊師戰

于郊齊師

自稷曲

師不踰溝

樊遲

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

而踰之

如之

眾從之

師入齊軍

右師奔齊

人從之

逐右

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

之

也

抽矢策其

馬曰馬不

進也

林不狃之

伍

日走乎

不狃曰誰

不如

我不如誰

而

音而

庶反

曰然則止

乎不狃曰

惡賢

言止戰惡

足為

徐步

而死

徐行而死

言魯非無

師獲甲首

八十

冉求

齊人

不能師

不能整

宵謀曰齊

人遁

謀間

冉有請從

之三

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

用命有子

冉求

戰于郊。敘法最變。師入齊師。下却不連。獲甲敘去。偏接落右師。徐步而死。下又不連。孺子敘去。重又夾入。再求錯綜之妙極矣。之側是右師極出色。人因不滿。右師故先用輕筆。過若寫在不狃。孟洩之後。便歸重。此人作揚筆矣。此兵主先後安頓處。孺子語入自誇。與之側策馬不伐。相反相對。激射妙絕。羽洩等。却借孺子口中帶出。敘事自甚變。甚然此乃點綴法。非補筆例也。結再求。又另補一用。事見不獨以口舌表丈夫而已。一字作贊。華袞猶榮。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入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
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殤音傷。禮年十九至十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長殤。冉有用矛于齊中殤，服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

只器成而具。俱先行七個字。喚醒貪復人。夢夢多少。

○叙文如薑桂曰服脩。

○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即子美詩所

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

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為此三字。鍾伯敬

艾陵之戰。公為兵主。却全得吳力。中軍

從王。王卒助之。乃一篇之眼目。而齊人

之所以自知必敗者也。後半歸國子之

元直。以天使下國。攬歸自己。雖為起手

結局。而公之貪天。適以自誣者。隱然言

外事。在此而文在彼。可想作者綿針泥

刺之妙。

俞選謂此篇極寫吳強。正為下篇盈必

左傳

女。封內之田。有餘以為己大器。大器鐘。國人逐之。故

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一

昌紹反。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曰：「何

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

於贏。博。贏齊邑也。二。中軍從王。吳中。胥門巢將上軍。

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

未戰前事。

春秋左傳

卷五

哀公

三

左傳

毀先下註脚當與楚子狩州來篇案看不得徒賞其点染有色評甚有見存之

中段人人皆作敗興語獨公孫揮差強人意此非下語不倫正是暗藏針線處蓋借此露一吳字以見此勝全得吳力若無此筆幾疑齊之并魯而畏之矣上畏吳知敗分兩番寫前是兩兩相勉後是自作咨嗟然有三樣筆法起用參差中用整齊末忽橫添一實事以兩作三用筆尤變會吳伐齊却獨寫吳齊將佐會師叔孫只于後半閒處一点又寫其拜賜未能以表一籌莫展不過因人成事而已用筆嚴冷之極

● 捻只是必死意而或說或扮或斷意叙得種種不同層見叠出有色有態絕工妙月峯
● 說文尋釋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約以待用也陸氏用之似得之傳氏

● 从司馬盖与从大夫之後之从同

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屬也前後皆實此句

相勸厲致死獨虛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

死亦勸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

啓殯將虞之歌即今挽歌也晉初荀頴制禮欲去之

存華虞駁云詩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何害復

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

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茲多以琴五氏與冷齊人也六年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以書起以書結鼓與金對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彊齊人

皆自知正為戰事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胥

門巢吳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

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再補為戰前事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

而事何也明譏其用人成事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鉞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孔子弟

子也正義端木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

衛人故稱衛賜補正邵氏

無端于歸元上救点出許多色澤蓋特與前文虞殯含玉等照耀成景也文固未有不相配為工者

●使下國。禿不成句。國語作吳辭曰。何以使下國。勝此。國下。或有脫字。月峯

前去疾篇單論許成之非此文極論喜賂之失其毒愈深故其詞愈迫真痛哭流涕之文 伐齊意輕故中間只点一筆 朱批

此文與前篇有同處有異處有相承處有翻用處有快進一層處前言讎不可長此云種不可易此同者也前對行成只說克而弗取之非此對喜賂并照伐

日州仇奉甲從君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齊也

對之言拜者受之禮元首也吳真之新篋製薦也之以玄纁加組帶

以獻魯焉言天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識不

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

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太息而入傳撫膺批挽之

之將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

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

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

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是

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

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

吳禍補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櫛

春秋左傳

卷五 哀公

完

齊故秦吳忍毀濟飲石田兩兩分割此昇者也前比之去疾却只說得正意此便承來說心腹說醫說遺類前云吳其為沼此却翻轉說越不為沼前云二十年此更扶進說三年一國之事一人之論而種種變化初學細心比勘安有勦襲陳因之若耶 起云秦吳結云盈必毀皆以喻意為正意中間心腹醫疾首尾相應獲田為沼又恰相對遺類易種屬鏹墓櫛工麗之極

●使終言之亦猶夫驟王奔楚為坐谿氏也 補正

●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 傳氏

孫執升曰吳無艾陵之勝其兵力不盡猶可為國不殺子胥則長城猶在越不能復艾陵之勝天益其疾也屬鏹之賜

左傳

自壞其長城也會看麋鹿遊姑蘇亦足哀已。朱批

●此時子胥可以他避矣。他適又烏足為子胥乎。復父之仇而殺一條用吳力而幾亡楚。今吳將亡而又去之。不得為吳忠臣。焉得為楚孝子乎。故惟有一死可以兩全。王名世

●此提綱叙法。在左氏六僅見此。月峯此篇為世叔齊奔宋作。得却詳敘孔圍妻疾攻疾事。文因止圍攻疾并詳敘夫子歸魯事。謂之因事及事例於事之關係。文之針線本無差也。然前半輕伏仲尼止之一筆。留于結處。復說作一篇之照應。結束益事。漁而文自聯。則篇法所必講者矣。疾奔事凡作三層。為前一層是追敘奔

前事第二層是補敘奔後事第三層又推其母以及其甥則皆孔圍之為之也。一面寫太叔有可奔之理。一面便寫孔圍非奔疾之人。夫子胡盍之事。即以諷其失而作之。斷也。豈無端。卒合云爾哉。●瑣碎事叙得詳。下筆甚淨。又有秋点不枯淡。俚堪玩味。月峯

●夏戊既。是悼子之甥。須云生悼子及一女。適夏氏。乃明。前已有欲攻止之字。則此處不宜又復出。忘是刊削未。月峯

三編

積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

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犁衛邑而

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君。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

之疾。臣向。雕。為宋向雕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

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于鄆。葬于

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鄆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

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

春秋左傳

卷十九 哀公

罕

乍讀仲尼止之。幾疑夫子何為與此等。聞事讀至此處。乃知夫子固以不止。止之也。文子亦會意而止。可以為文乎。此段若竟詳于前止之文內。便輕全另敘。作結便重類敘。若不分輕重。則不見歸趣矣。

●葉史作華。

先極論田賦之非。未又言所以不對之意。都用一正一反。體切詳明。左氏敘述

之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孔子之將攻犬叔

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篋禮器名夏

日胡周曰篋正義明堂位夏之四璉殷甲兵之事

之六瑚周之八簋今皆作夏曰胡疑誤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

自文子遽止之曰聞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聞

子名度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

各得其所正義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

公葉公實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

聖論處煞甚體會來

夫子明知其言之無益故不對然又不忍竟聽其加賦故又私于冉有使其以吾言為然不無小補如不以吾言為然則在我固未嘗強聒也仁之至教之盡矣

●蓋三爻使也。俱是双開意。作兩層說。月峯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首壤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正甲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力竭矣朱批

一賦故言田賦。先儒論田賦其說不一。愚意七賦甚輕田賦當是照田加賦。在宣公稅畝之後。即魯論所載二猶不足者。也有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之對亦當本此未審是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賦與丘甲。當是兩項。如林說則若不度於禮而貪冒都是益兵與國用不足無涉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三蕭

春秋左傳

卷之哀公

經

為國者。往往憂財用不足。征歛無節。此皆不度於禮之故也。仲尼之言。可為万世足國之法。許志元

王伯厚曰。魯用田賦。夫子言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夫子言有唐叔之法度。此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受太宗之制。則亂。朱批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林以上賦一乘為未足。

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是故。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公會吳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遂。音峻。遼。音巡。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發陽也。廣。南有發。音巡。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十。周。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十。周。

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

汪克寬曰。案魯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則同姓之昏。非自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詞言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朱批

國其子而子之。因其不絕而放經。令陳司敗知之。亦當曰。夫子以禮節。

同姓。故謂之。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絕喪。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絕音問。補正傳。

氏曰。孔子與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見季孫不絕。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春秋左傳

卷三哀公

三

●端木氏言語之科於此可見。若史記
所傳有魯霸越等語。要戰國策士所托。
不足信也。孫執升

老實說。猶不必尋盟。只一句便了。然正
說殊不醒快。妙在「一反一翻」。不費辭而
意已足也。

唯恐寒盟。故欲尋盟。偏說猶寒盟。即在
尋盟之中。一語勝千百。而風調鶴逸。藥
人平鈍。

●尋寒相對。尋與煇通。又甚明。注太迂。

此篇上半寫子羽勸魯。下半寫子貢釋
藩。都是絕妙文字。前妙于比方。後妙于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部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用字。單雙相。問亦。故心以制之。制其

玉帛以奉之。奉誓。言以結之。結其。明神以要之。要以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

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翻轉看更醒。尋重也。乃

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思謀於行

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

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伏或欲。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

也。標擊。標敷。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噬。齧也。

正義。國狗。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郟。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實也。地。以相辭也。各

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困也。子

反復至上之伏。下下之顧。上自其本色
而出之。有意無意。所以為眷
上下文調都極波宕。而上則先散後整。
下則先整後散。又各不同。
晉以楚為寇。衛以吳為狗。甚矣南蠻之
為世詭厲也。
●藩。藩盾扶胥之屬名。為宿衛。實困之
也。惠補注

之類

彼責其緩來便趁勢就他緩字中發出所以不可執之故全不費力與前論尋盟同一機致

只一緩字分出或欲或否兩種恰好回應上半一止二往章法現成

●全是戰國策士口吻風氣之漸。矣者固不免乎。陳氏

●舍音釋。周文飯

前殺其使後效其言起結亦自相映成景

春秋左傳

盡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思故

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

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夫墮子者

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患墮黨崇讎

而思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

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

●如与人而不固之固。補正。固然之固。解作宜字。

虞芮聞田豈宋鄭所能效羶邪

前十二月蝨已見此復出十二月可見凡本篇于時日有關係者篇首不得因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蝨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

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古置閏皆在歲終依夏正周當閏十月註云九月乃

秦臘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開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壘戈

錫凡六邑。岳五成反。錫音羊一星歷反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俱棄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

左傳

春秋左傳

哀公

昭

前文已見而竟畧之也

之類

當人。情也。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此事經

月蝨上今倒在下更其列其月以為別者上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

書之○林書會晉侯及吳子兩霸之辭也○按楚補正謂四夷雖大皆日子然看吳語杜註為合

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蝨

無傳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

故不言所無傳稱盜非大○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十有

二月蝨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蝨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圍岳師鄭子賡使狗曰

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岳獲成籛郟

延二子宋以六邑為虛空虛之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王也不書

此三節當作一篇讀前一節會黃池而越入後半篇盟黃池而越平通篇神理

三精

春秋三傳

卷之三

夏

日救其師可見此等傳文都要連上年作一首讀上結句與首句恰對分兩處讀便不見其妙

虛字宜為墟字者上城字對似多

俞云宗國一五人二伯主極整却極亂開却

王也不書

都在王惡其聞也。一筆以下節節都從此穿落寫其意。其悼寫其一百心中。有事一面且去外面掩飾皆入神之筆。軍法司空治軍。既道又見淮南子。吾一本作于。于。吁。通。

亦庸之報仇也。捷於夫差矣。復戰而敗于越。則無餘。謳陽安知伴敗。以致餌越之勝。吳全在知深勇沈也。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正道也。補與會。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泓水名。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大音泰。孟康音闕。曰。吾父之旗也。彌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地字。故不獲。丁亥。人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尤忌晉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相得。國為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中間連寫數事。每段都以乃字為設。首段之爭長。次段之率見。皆失意中。強作支撐。為掩耳盜鈴之計。其意都從上告敗。惡聞而來。而國勝于死。氣色已為人窺。伯名侯。終虛名。徒為入餌。雖因此發怒。而既囚而憚。心怵于鬼神。況士皆乞糧而勝。而弗居疾。中乎心腹。出爭晉長歸。及越平。所得不償所失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哉。看來第一段乃先晉人是會黃池。正項末一段乃歸是會黃池。餘文中二段是會時。旁生支節。而一何利。一何損。明作對局。章法極其整齊。

春秋左傳卷三 哀公 三

既動之以高名。獲歎之以厚實。那得不入其元中。看來以名為主。前半從名說。到利而以爲伯也。仍帶定名。後半從利說。到名而晉成爲伯。仍跟名說入。蓋對好大喜功人。唯此字足以籠絡之也。

之。少待無。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先與爭。吳于晉也。吳語吳公先敢晉侯亞之。與此正合。正。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義謂晉人先敢誤。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主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又周禮八命作牧。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九命作伯。是也。即。以所爭。執之。絕妙。承奉。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景伯。可謂說士之雄。陳氏

前誑之以名利。此又恐之以鬼神。二段連讀。使人失笑不止。此時心虛胆怯。故易于恐動。其神理總從惡聞而來。朱批

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言魯視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言不與祝宗會事也。次句省祝宗字。舊在會字截非。且謂魯

春秋左傳

卷三

相映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

損于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

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

綦兮余無所繫之綦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堂而垂反首

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

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王穀梁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

土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命其黃池

與圍蕭魯語可謂異曲同工上三節皆一串事此節另提見吳不恤士然只是插敘間文故歸併伐宋作一個段落俞寧世 朱批

弗能居本國有難當速歸故此借事回應起手文法林註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于情事未合此兩語仍作暗暗心照語不肯明說猶是惡儒之見耳

故言吳此一節又見其信倭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了之句之言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峯評
同懷杭州陸偲舉臯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敬王三十九年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哀公下第三十

經 庚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犬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麟一力珍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哀公

一



左值後半部。竟稍冗稍率。然亦間有精勁者。大約首數句佳。則到底佳。似是原本來工拙不同。定公末年弱甚。此哀公上下卷。却更精勁饒神色。且叙事多備曲折。此係左公目觀事。疑即左公自撰出。月峯

○刑案春秋豈必感麟而作。若夫文成致麟。修母致子。亦孔子而來。尤為不經。胡使謂簡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不亦謬乎。惟朱子言其不敢指定是春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此真通儒卓識耳。掃不羣言。朱批

左補

●孔氏曰。家語說此夏云。州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補注。只兩字。有無限感愴在。麟乎。得一人知。已雖死不恨者矣。細味此二字。直傳出絕筆一片神理來也。

此節寫子路以義為信。全在極易諸處。見其操守。看那射語多少。委重多少。相知季孫使冉有謂之。又多少。信任多少。婉轉仲氏只是堅辭妙。又不說不肯却。

左補

春秋左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交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

楚。無傳。○豎。上主反。○宋向魍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

狂卒。無傳。○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

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弑弟。平公鶩立。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饑。無傳。在史失之。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以車為車士。子姓。與杜异。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聲讀。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上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哀公 二

說弗能強項中。字字斟酌。魏公真嫵媚也。季孫只說信仲氏却點個義一字。指迷回視行交事。君篇不免何煩許辭之嘆矣。

春秋盟誓紛紛。朝夕更改。固當以子路心之。孫執升。

此篇傳陳恒執君事。從如寵發端。篇中敘殺闕止甚詳。却是實筆。敘執君事甚略。却是主筆。看其起從簡公在魯入手。便見闕止既殺簡公不能獨安中間執戈猶怒殺機已動。君臣必無兩全之理。至末一筆結出悔不從鞅之言。而固已

無及矣。泛泛讀去。似乎因事生事。却不知神理全注在此也。首尾中驪珠三探。餘皆鱗爪矣。

三陳其謀闕止以成子為主。故于首段提綱。次段敘陳逆。三段敘陳豹。四段正敘殺闕事。五段附叙子方事。却將陳闕四人一齊收應。結構絕奇。朱批

篇中寫陳氏之橫氣。傲灼人。起云驟顧諸朝。寫出虎視眈眈。毫無忌憚。曰陳氏方睦。不惟陳逆成讎。即陳豹亦終難音。至四乘如公。而子行抽劍。一則曰陳宗。再則曰陳宗。可見諸陳布滿。而子我以孤立築營。不惟陳豹反噬。豐亡助強。雖以子方忠於所事。而請免與軍。陳氏且將籠而有之也。簡公躬之不聞。烏能以一人之寵。激諸陳而作之。此乎哉。俞案此

三肅

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使子路。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路辭季康子使再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何等新截。由弗能也。先伏執君次伏執闕止。筆而實主了。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我也事。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陳常心不安。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竝故數顧之。

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女視。陳逆殺人逢

之。陳逆子行。陳氏。遂執以入。執逆。陳氏方睦。欲謀

故宗。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

潘米汁。可以沐。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

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子我臣

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太。已有喪而止。既而言

之。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望視。目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

春秋左傳

卷下 哀公

三

叙狀貞。若無要緊。然想見當時相告語意態。固自有色。月峯

長慶中。元微之。刈楚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舍。賦金陵懷古詩。刈先成。白覽詩曰。四人探。龍子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全唐詩話

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托大語。對憚其為人

詐說林註。陳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族何害。非

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

言已。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疏遠。申。合。三人。承。上。即。以。起。下。叙。法。圖。緊。

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

逃而隱於陳氏。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今又隱於公宮。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補

正。傅氏曰。八人不必皆在四乘。四人同乘。如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是也。子我在幄。

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

之。子我。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於

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居正寢。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成子出公除害。

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

劔。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則害事。族衆多。

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服云。陳宗先祖鬼神。

也。乃止。卒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皆大門。公門也。

正叙殺。我事插入此段。所謂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

晉程溫見諸葛亮八陣圖曰。是常山蛇勢。孫子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

凡四寫子我失着是一混帳人。安能與陳氏持耶。

●陳闕誠不可並庸知独任之愈乎齊簡之悔甚深。陳氏結出一篇主勝較他處首尾呼應又不

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上。奔中狹路豐上。

陳氏邑。奔於豐上入執之以告殺諸郭關。了闕止。齊關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

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及邠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

逐使出雍門。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

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東郭賈奔衛。賈卽庚辰陳恒

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此篇叙向魋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筆其弟卒終之以牛之死作者深有憫焉故于末段詳叙潔身去亂流離失所以致其太息之思而于前濃寫向巢一段以形激之至於叛曹奔衛本事則用兩對之筆寫還正文最有結構文字

●陸宣公曰討賊先失其羽翼子仲以向攻向斯為上策。宋批

從皇野引出召左師先用敢不承命一頓從左師轉出攻桓氏亦先用敢不聽命一頓兩節散中有整以遞爲對君命名之下直接乘車迎至其事頗捷却捕叙擊鐘奏食一段情景因鋪叙告慶欲速一番詞令閒處設色最有精神左師既至請瑞命徒又可直叙却亦寫故臣新臣一番曲折遂與上節掩映生姿情

三蕭

春秋左傳

哀公

五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誰寵之而誰害之耶公使夫人驟請享焉

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

以鞶易薄。鞶向魋邑薄公邑欲因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宗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爲是寵爲是害以日

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

也。兩句連說即寵即害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

師不可。左師向魋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

春秋左傳

哀公

五

文相配至下一止攻君一止取質又裁
教工整末段致邑適齊致邑適吳一惡
兩名卒郭門葬兵興致慨懷歷落低
回無限極昏亂蕭索事寫得極腴潤極
波瀾誰謂絕筆以後不復有江花爛縵
文字耶
●麋邱倫反麋音眉

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快活公曰可矣以
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
跡知禽獸地理志言逢澤在滎曰逢澤有介麋焉陽開封縣東北遠疑
之處也此句掩飾得無痕迹
非介大也方言音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
無稱曰介麋一作麋若何皇野稱尤妙君憚告子難以下遊戲野曰嘗私焉嘗
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風辭變體
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麋之不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
●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眾云牙齒兵象故以發兵
氏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其新臣
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驂而告桓司馬子願桓
弟桓司馬之筆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
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於
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
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魍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

散文忽對意調與季孫孫昭公篇同

俞寧世曰此必非一時夏。謔言牛与
魁义不同國踴躍以率。曲折悲涼。朱批

叙牛事作結曲終奏雅矣

春秋左傳

卷三

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魁曰不可既不

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

叛之向魁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

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

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

齊牛桓魁弟也向魁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

夫大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似此坎珂宜其憂亦不與吳人

惡之而反趙簡子名之陳成子亦名之卒於曾郭

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

在愍賢者失所阮苦庚反或作岡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王于舒州前執君點在尾此直點在起無不變者王簡公也孔丘三日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

論勢不論理人多議左氏所載不實不知聖人作事未嘗不兼勢好謀而成豈是單靠理作主者看此篇先叙請伐齊者三則論理大略已備末因公懼怯故又總勢而見事之必可行耳曾論虛叙請討左氏又只叙其後半此則後入之不幸也已

只作歇後語而君之當討與季之當討

三備

春秋左傳

卷三

七

皆在言表矣。

●如注當說做曾為大夫之故。不以為從後。而為從之後。又自不同。

公孫意在保障。孺子意在繭絲。朱批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注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晉語。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

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

氏。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恨惠故鞭成有司之使人。○惠一端反。秋八月辛丑孟懿

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

使。○內如。懼不歸。不敢歸成。為字。又音納。明年成叛。傳。

〔經〕辛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

丕出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

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以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

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

此節連上篇讀。通體都以兩字三字句為叙次。又一章法。

通篇都從尸上着筆第一層論以尸造門是奉命第二層論尸將事是行禮第三層并破其隕尸之憂首段看其鋪排鄭重中段看其翻緊痛快末段看其破解明白左氏臨了猶有此宛轉圓朗之文也

●補正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為一日之用

良吳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吳子使地歛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虞然隕大夫之尸虞然傾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林註上介正曰寡使也蓋因舊註敢辭上介絕句而誤

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子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所積聚之用○積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子賜反又如字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牙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正義曰平尹以吳人不納故引禮深辯其實貞子當殯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此語甚辣無顧忌矣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

俞寧世曰平正通達不務為短險辭令絕佳朝聘以尸將事二語妙有根據

朱批

此篇乍看似前重子路後重子貢如註所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者細玩乃知全重子貢平齊以歸成首段乃為後半篇作引于玉口中着子使告我弟一筆脫卸之妙真無筆墨痕矣鍾從告弟語卸落則中節不過安救公孫亦不與對成子語並讀此賓主之辨

以兩不可知宕起善魯與後以一與一取兩路夾出寒心詞令亦足相當此篇

注暗配處 凌穉隆 朱批

●成魯宗室 傅氏

首尾用順接中間用逆跌就其辭而折之反復比劍自令人心愧而語塞為詞令之最也 妙在兩因字一與字一取字相形不堪 朱批

溪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言

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過衛仲由見之仲由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我公室而他人有

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若善

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子玉

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冬及齊平子

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

貢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

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

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

以邑入齊使魯上安放此入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

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寡

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因與衛地

此叙輒奔躓立事。作兩半讀。各以佳句。為界。其言孔悝立莊公。即可連。輒轉來奔。寫去左氏。因重子路殉難事。故特詳之耳。看劫以登臺。及使告季子。兩筆都只于前半略插。留于後半另提。重叙意可知已。朱批。

贏。贏。齊。邑。

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如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讎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悝苦。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長去聲。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

●長上声。年長也。承豎字。

從豎引入老。從樂寧引入季子。又以子羔作陪。雙起雙結。中間處處對仗。乃前散後整格。

三肅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于令姊為主。人翁矣。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園。園。昏。二人蒙衣而乘。一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輶從之。介。被甲。輿。輶。豚。欲以盟。追孔悝于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命。遂輒。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初吏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哀公

七

子路之死。于義未精。然在此斷無貶理。却又全說他是不。得夫子即以子羔相。

形不置。軒輕而意已在言表。左氏亦極能體貼。神理渾然。

不貶季子。便是不與。前于據國。則不守。後于爭國。又不守。曠知此義者。可以權矣。

俞寧世曰。前半白晝鬼魅。後半暗室神明。弗及不踐其難。以衛之陪臣言。食焉不辟其難。以孔氏之宰言。各有見地。燔臺結纓。死拯孔悝。非黨出。公孔子兩言。未嘗謂由非也。紛紛刺貶何啻說夢。

此節乃後文緣起。不與通篇作章法也。當另畫出。

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炙章夜反。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為季。蓋字季。故呼為季子也。按後高柴稱季羔。豈亦字季耶。或云以其仕魯季氏故。召獲駕乘車。召獲亦魯所告。衛大

夫。駕乘車。行。言不欲戰。行。義謂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非是。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

敢門焉。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

也。求利焉而迺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夫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

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夫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一子。崩。潰

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結前文。莊公。崩。此下又為後文起本。故政

孔悝立。莊公。崩。此下又為後文起本。故政。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

與公孫作對說。與上相配。

接上。以登臺。

且曰。夫子無勇。若燔臺半。

一子。

不使。

冠在。

輕薄語之。

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曠成

起奔

經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

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

奔宋即曠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

夫子卒當謹而志之何至日月有誤耶二說宜從四月乙丑為正以每時必書首月既書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己丑日矣

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上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

矣

傳十六年春曠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備大夫胙也曰蒯聵得罪於君父

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宣諸河

上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胙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胙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此節註云傳終蒯聵之事非也此正以弗敬弗休悔其可追為後文起本耳於極得意中作敗與誥此君憤憤猶以為榮朱批

●怒疆也。亦和。

即以夫子之言斷誅夫子之失。失志一
句先解昏愆二字。尚是泛說。下四句實
解禮失名失。倒結君字。極簡老之文。
不没于魯。提起失志。失所正不没註脚。
妙于暗應。在前後只以君兩失之虛收。
不更明繳又一手法。

俞寧世曰。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
決哀之不没。得聞夫子之文章。信矣夫。
此等處。不重在被譏之人。總備記贖之
無道。為後戒州起本也。中詳許為事。特
借他不仁二字作激射。不惟斷字。伯并
斷盡此君矣。諸傳中旁叙之。人之事。大
抵不出此意。

●周礼有郊官石室。餘說全正。

上書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闕下。故稱旻天。至也。怒且也。俾使

也。屏蔽也。謀力執反。說文云。謚也。用一音的。屏
必領反。正義鄭玄禮記註云。誅累也。累列生時
行迹。讀之以作謚。然傳記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

王莽謚孔子為宣尼。而鄭以尼父為因目字。以為
謚。則誤讀傳文以字

為謚。而作此解耳。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無自律。疾痲律法言喪尼父無子贛曰。君其不沒

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林說昏亂者必失其所。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

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君兩
非諸侯之名。君兩
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

者慙負孔悝。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
不欲令人見。平陽

使貳車反。祔于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祔藏主石

函。正義按說文。祔宗廟主。一曰。大夫以石為主。
莊十四年註。藏主石室。昭十八年註。廟主石函。今

云。得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

春秋左傳

哀公

四

新登諺所謂暴發見也。子伯于贖。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叙白公之亂。作兩截讀。何患弗從以上。叙白公之亂。致之者。子西。葉公在蔡以下。叙白公之亂。定之者。子高。然致亂是實。定亂是主。故前段即挿入葉公而未收。老葉中間出色寫葉公。而前後却有許多奇人奇語奇事。參成一首。

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許。

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

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發

一音。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

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

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

奇文。

上截又分五節。首節叙子木為白勝緣起。不重次節叙葉公止子西之名。而弗從。三節叙子西聞白公欲殺而不梭。四節叙白公謀亂。五節叙白公作亂。而以弗從。石乞之謀作煞。恰與上兩弗從不悛作段落。

下截亦分五節。首節在蔡作提。末節老葉作結。中段前後挿叙子間辭王。圍公負王。箴尹去賊從師。而中節重寫葉公討亂。以乃胄而進。乃免胄而進。乃烹石乞為段落。前半厲劍承劍。兩段寫白公作亂。正面極有精神。後半乃胄免胄一段。寫子高討亂。正面亦極有精神。傳二百四十二年事。至此猶精神勃勃。天授非人力。吾

避種種有死之道。

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

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

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

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語九三。見亦井。吾聞勝也好復。

言行之不顧道理。段處。言之所許必欲復。下文都伏。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看。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名之。

左傳

于左公亦云

●天授非人力。韓信孫高祖。

以下奇情潰洶而出。使人應接不暇。

俞寧世曰。全篇只寫得信詐勇亂四字。子西辨不明。所以罹禍。葉公識得透。所以成功。一石乞是白公蒞禰。一熊宜僚是白公反托。批白公之復仇與子胥異。

子胥之父無罪。白公之父有罪。首三行最叙得有力。文章有簡勁之妙。有游衍之妙。熊宜僚一段。簡勁處也。葉公免胄二段。游衍處也。簡勁而生動。游衍而適緊。乃古人神技。葉公在外。故不涉于難。而成其功。方城之外。句。提撥極清。極老。文章。白。下。至。神。技。葉。塵。門。朱批。

叙法簡捷。文典事稱。

春秋左傳

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

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

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此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

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我死。令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亦揮。子西不悛。勝謂石乞之徒。

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

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

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不動。其喉。勝

曰。不為利。詔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

因以為亂。鑿苦代反。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春秋左傳

哀公

六

子西子期子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俞云死有餘慙

葉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俞云死有餘恨

以殺人而後死俞云死有餘恨石乞曰焚庫弑

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

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

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

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

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

陡提而入得勢得神

鄭玄注險傾危之道也

●王伯厚曰孔子聞殺鳴實而去晉葉

公聞殺管修而入楚朱批

汪莘文曰一路寫來詐而亂三字

須其斃俞云虛勸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

聞其殺賢又云兩處夾叙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平王子

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圍公陽穴宮負玉以

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一往一復至情至理渾是神氣鼓舞故

千載如新後人兩意反復大都本此顧

安得有此精采煥發耶前後散散叙

致此段特作整鍊乃一篇之警策也

春秋左傳

卷三

十一

凡兩意往復者後意必更妙于前意如望父母已無以復加忽變出如望歲焉真使人百思不到百思不易奇雋極矣

王或菴曰序葉公破勝只就曹與免曹極力形容而勝敗之數儼然何用寫其如何戰如何勝也凡序大事有不能詳有不必詳者或前或後序其一二小事以為點綴而大局即已畢見皆如此類

朱批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更奇語歲年穀也

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

也艾音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

狗于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曹而進更奇言葉公看他過法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

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

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與一作微生拘石

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

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

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

頽黃氏燕勝弟頽黃氏地沈諸梁兼一事二事命尹司馬

寧寧安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

之更奇更不可及而老子葉傳終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大叔

頁有此石乞一奇方足完結白公事又完葉公事兼二事老於葉公是二奇月峯

結葉公又帶結二子完密

蘇子云物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嬖人

左肅

春秋三傳

哀公

賦

雖詐安能誑無疑之主哉

其意在不材器可得太子錯會意此良夫所謂無辜也

諾者應之決哉者應之疑且疑且決蓋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近世術家

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思害託占卜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何國之寶器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

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若不材

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暨告天子天子天子使

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

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

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

以虎獸成求合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

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

佩正義曰四馬為上乘兩馬紫衣狐裘紫衣至

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天子使牽以退數

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正義曰

故不數

莊公之負心固適遇其子之促之也已

●始食六落成燕飲之意陳氏

諾哉後即接寫此段寫得諒矣弋矛使人咋筆力駭疾與之相肖也成字至字以二字為頓挫短文節奏固

以簡潔為工良夫非卿衷甸兩牡亦罪也當併袒裘

不釋劍為一而以首項足之方令叙事不落空耳

●按上文曰三之後有罪殺之然則三罪尚未可以殺也此云殺之以三罪向

而殺之則此間似欠一事當尸之罪而諸注不之及可疑

三傳

春秋左傳

哀公

七

吳以多方誤楚者。今越又以多方誤吳。而戰陳乃愈出奇。可以觀世變矣。只夾水而陳句總說。餘俱吳與越兩邊對說。小文極變而整也。

王或慮曰。左氏序戰功之妙。此為絕筆。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足以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此傳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數言。而寫盡兵家能事。朱批

志交。孰所更名。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交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交。不然。寡君其曰。志交之為也。恐晉君謂志交。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叔之。叔。訴也。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叔之。叔。訴也。父教使不來。

此節作兩層讀。前寫趙氏乘輿而來。後寫趙氏與盡而返。而太子使叔未卜戰。齊兩句間中。又為贈死恒強各各伏案。妙筆。朱批

●呂氏曰。慶忌以勇聞於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為正。命將卜相。皆以葉公為主。各以一人作陪。前詳後略。平叙而有側勢。亦一變格也。

速得其處。○栾中角反。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

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恒也。釋囚服服。怨推于。人。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能歸。子。已。子又何辱。欲必。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合尹司馬以伐陳。

子穀語亦自說得事理明透幾疑無以難之。公只須有賤而無德一語輕輕解却。眼明于鏡筆快如刀。乃有此樂。

與字倒敘。令尹之子。令尹順呼石領左史。用筆圓甚。與惡莊愛段手法始終不

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

慢之。思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

父都俘也。或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

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

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

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諂至汝水。本又作慆。

令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

易也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

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神竈言五及鶉

火陳卒亡。按史記。楚惠王四十二年滅蔡。又在春秋後三十二年。王與葉公枚卜

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與前問師句法。沈尹朱曰。吉

過於其志也。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相

將為王也。他日改卜于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子國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此君種種負心。其氣發以取之耳。豈真有厲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

未以過為吉。葉公正以過為不吉。語語鬆快。前後詳略迥別。其筆意則自相配耳。朱批

此篇乃終廟贖之事也。作兩截讀。上半叙其見出于晉伐後半叙其見殺于戎。州上半于妖夢着精神而親筮貞卜。種種虛心作兩層寫出。下半于象怒着精神而剪我髮也。種種貪暴亦作兩層寫出。一晉立般師一齊立起收局相配亦以通為對章法。

濮陽。被髮北面而諛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生之。

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余為。

渾良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

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

其繇曰。如魚窺尾。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

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

炫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可從蓋亡與羊叶也。補。

正言其邊于大國。將為所滅。竇讀徒。踰讀由。可。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

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

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姬。

姓國何故。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

有戎邑。翦之。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

圍。石圃衛鄉。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石圃衛鄉。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

孫執升曰、昆吾良夫之叫死者之寃也。戎州已氏之髮生者之寃也。生死含寃而又有石圃匠氏以益其毒。萌子即不迫入于危。贖其能有久生之理乎。

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十言乃自後踰

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州人弟

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此事若與上事併叙，便少生動之致。呂姜莊公夫人。

鬚髮也。鬚，大計庭。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計二反，髮皮義反。賊人語亦自快。

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

寫孟伯妄自尊大處。前張其君，後且以自張，高不過元，古人以為難于此，益信郊戰，嘿嘿此番一何饒舌，惜齊人無有以此叩之者。

然則寃也。陽以小國自謙，實陰以大國自佛，與上無所稽首同一神理。諸家皆坐煞小國當執牛耳，失其旨矣。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故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

○款一作搃。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驚荒音官。

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執牛耳，以典，磨為一戶，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雉。發陽，鄭也在十年。

姑之。武伯曰：然則寃也。寃，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縶。縶，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鄧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縶之謂歟。

只用老矣一襯于麋又只須不識二字輕輕敲擊意已躍然此譜人之至巧者陸浩朱批

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此人又不善處人骨

克在下邑不與雖亂故在鄭仕咸反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

此人并不知君

納桓氏公問諸子仲

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

非我為子

臣父子夫婦大義唐錫周恭為適子杞姒子仲妻

麋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是良材

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

言右師老

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

公執之

執皇瑗奔晉召之

召令還

甲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無所問

使皇瑗為右師

言宋景公無常也瑗從子

此篇敘楚惠命于國克已事凡寫五志字前兩志字在于國分中說後兩志字就王分中說末志字乃引古語蓋以志合志所謂如志知志者皆于道也此一字兩用法左氏于篇終又出一奇

巴人伐楚圍鄭

鄭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

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

故命之

命以為右司馬

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

卜焉

寧子國也

使帥師而行請承

承

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

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

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鄭故封子國

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其意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

志昆命于元龜

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

大禹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石圃之逐，輒甚明于大體，然視夜半之遺，正復不殊，固乃公之風類也。
朱批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雖與大叔遺。皆崩贖所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此處越亦弄巧成拙，惜夫差不能乘機報怨耳。
俞寧世 朱批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莫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

正義世族譜：敬王崩，子元王仁立。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周本紀又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未詳孰是。

○二十二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據史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盤立。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

○出居于艾。艾，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

春秋之終，鄭猶為不忘盟主者，與叔青之如京師皆僮事也。

此篇見晉憂吳而不能救為越滅吳起
本末段似屬贅附于通體文意不入却
不知正緊與起處降于喪食對照也蓋
旁人猶以先人之故欲繼舊業不違寧
處而夫差為越生憂且閉閉然說閉語
問問人縱晉國能及好惡同之其與幾
何篇中頗點黃池所以動其雄心頗點
先臣所以觸其孝思而卒莫之振也豈
惟溺人必笑直喪心病狂亦辜負此一
番降食好心矣此為綿裏針之極華
文上下以複筆為兩對起訖以降于喪
食與之簞珠為映帶中間以先造越軍
為承轉章法極圖極密末附一段作尾
亦前偶後奇格也

右編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

喪。楚降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

有故乎楚降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

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

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降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趙孟曰可乎降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

●既不能救之又烏用知之陳氏

曰吳犯閉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

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吾于吳王

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

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

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筥使

問趙孟也問與使知亦相對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晉史語。吳王何自得聞乎。杜意之耳。附注

高誘曰。史黜。史黑也。惠補注

時行時止二語。易象傳語。

只淡淡兩字。而無限太息之神。盡在其中。不唯感觸史黜。曩言其慚愧于趙孟。厚意者深矣。

此見魯之終為齊弱也。不惟高蹈之歌。明受齊侮。即除館之請。亦暗受齊訕。一卑一勤。分明笑魯尚不稽首。卓靠儒書。今竟先至。且煩傳告。一何前倨而後卑。

也。而孟伯嚭口不敢發聲矣。

國策終篇以好士為記。春秋末年亦以儒書為詭風。會所趨不約而同。乃爾他文必以此歌作終。此獨用之前半。亦脫換熟境處。

呂覽。高誘引。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脂。曠怒良。高誘。見秋。惠補注

二國言齊魯。傳氏。

越始強而知即歸。甚矣飢易食渴易飲。霸且然矣。

卷之三

三

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

而反。史黜何以得為君子。請問。夫差。何以。為。越。生。憂。其。亦。以。為。宜。否。晉史黜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

對曰。黜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

哉。

傳。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

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此時必齊。責。

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卓。數年不覺。拜而稽首。公稽。七年。齊侯為公稽。

使我高蹈。言此。魯。我亦足高氣昂也。卑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卑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

會。數所主。唯其儒書以為一國憂。一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反覺古孝反。

不肯答稽首。命齊邾。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遠至。憂叶一笑反。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笑其來得太早。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齊僕。未。魯。預。脩。宿。次。摠。是。訊。其。太。早。耳。小。心。

人之未次。次。舍。語。范。右。文。朱。批。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

人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三

春秋三傳

卷之三

哀公

三

闔廬之慮力已竭于入楚也。夫差之
力已斃于勝齊也。越適乘之耳。天下
未有能以獨力拔一國者也。又門

回想三年報越時不勝風景不殊之嘆
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世說言

執紼薦馬。作兩層說詞。今安詳此求之
藝也。俞寧也 朱批
●詩或競由人。僕戰主也。又戰竟用入
竟宜用強也爭也之義。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章奔越。邾隱公八
年為吳所

囚十年
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
越地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
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拘。

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
墨子胥之言也。

傳已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
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正義曰。宋景曹者。宋
景公之母。姓曹氏也。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

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
競。遽也。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求冉有名
輿眾也。曰。以肥

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
彌甥。正義。彌者增益之義。有不

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
也。其可以

稱旌繁華。稱舉也。繁馬飾。繁縷也。終樂祁之言。政
在季氏。繁步干反。補正。傳氏曰。稱

副也。旌旌繁縷。晉國君
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
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

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

謂余良而反也。及墨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
晉大

此節亦前奇後偶格。皆寫知伯愎而好
勝。處為後文起本。兩何上一從君說。
一從齊說。一意分作兩層也。

一如一報。寫得出格親。為公欲以越
伐曾伏筆。

此篇註云終滅氏有後于魯是滅石為
主中段萊章之料晉師似連滅石都訛

夫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

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

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

辰戰于犁丘犁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

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

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

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

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上石臧廩如

之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

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上天奉多矣又

焉能進是德言也言服云偽不信也字林云夢言

不慧役將班矣晉師乃還禽臧石牛大史謝

之晉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

貶在內故另以餘牛作結若倒轉則不
辨賓主而文致亦盡然矣
兩段句作對偶語大燕四大酷似之
坐名臧氏亦乞師之變調而文致特
濃

●龜。蹊蹶之義。●愆音衛。又魚祭切。音
與身竊同。亦睡語也。以音句同。身竊通
用耳。然字各多引。傳為過言者。非是。

● 邾小國。孰被誅伐。亦與春秋相始終焉。異哉。穆文熙

如在「圖圖回復個無之待其責」。然後一一破解此種說法。大為國策開山。文章風會之所趨也。

對曰無之。不但詞令。實有經濟。後來如乞書圖。其簿藉。故匿而不與者。皆此一段高識妙論。

展謝之。終臧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蕢之言。而立公子

何何亦無道。何犬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嬖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

夏獻其禮。宗人禮官也。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於薛。武公。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哀公父定公名宋。故魯

夏。自桓以下娶于齊。桓公始娶于姜。此禮也。則有皆

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

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犬子。得相親說也。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傳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

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韞。韞亡伐反。足衣也。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 史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今而左氏傳嚭復見於越。曾納賂。二君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為正。勾踐謂欲殺吳。而范蠡專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之用嚭也。以財也。是又五伯之罪人也。金氏都為適越起本。越滅吳而嚭仍用事。君子是以知勾踐之不遂霸也。

此篇為衛輒出奔傳。作兩半讀。上半連叙七人作亂之由。下半單叙拳彌出君之事。中間摠承。單落同一轉。換法而筆意小別矣。當在載寶以歸。截末段乃納衛侯緣起。連下篇讀。與此章法不屬也。前半詳寫七人七事。長短相間。歸重

拳彌以後詳寫拳彌諱詐使人失笑是
一首花柳游戲文字

一節長以兩怒字自為片段
設音學歐良或作高非是

一節短以兩奪字為片段而另以一公
使搭後兩公使為映帶

又一節長以夫人寵衰期得罪為實至
擯諸夏或詳或略風致不乏而筆力
驅遣如意但見其淨而腴月華

又一節短連敘兩事以兩公使為片段

●技蓋優人名
以上零星叙來此處作一摠以束上而
單提拳彌以起下前就七人寫得參差
錯落後就一人亦寫得整齊變換章法
相配洵有意為文者俞寧世朱此

人足有若見之君將設之散嘔吐也。設是以不

敢解職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其辭謝公褚師出

公載其手抵徒手屈肘如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公之入也

奪南氏邑此節以三語寫三事簡甚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

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初

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

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

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

使優狡盟拳彌優狡非優也拳彌衛大夫而甚近

信之故褚師比鞮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

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

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

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

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見先

未段寫得最熱鬧。凡作三節以三乃字為界。畫第一節。凡三層用散筆。第二節亦三層用整筆。第三節只用單筆。而筆上請適與下請速作對章法之妙。真可名言矣。上兩乃字在公分中。末一乃字在拳彌分中。為拳彌作結也。

左編

君不之信

卷三

三

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崩賸也。亂不速奔故。且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

易閉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

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詐。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冷。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

越有君。宋南近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

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

先發而因載。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寶歸衛也。

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合下篇看。

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而妄。妄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

音病。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

諸其室。難面逐之。揮出信弗內。再宿。五日。乃館諸

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伐衛。求入。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三

三

季孫語甚恭順。都是口是心非。故公以食言刺之。

●惡言於郭也。讀作去。非是。三个惡字意同。

●食言非直指郭重也。喻三家也。故有惡于大夫。

陳氏

語最尖雋。

受需以訟。唯口與我。于此益信。未惡字。應前不惟臣惡言。君亦有惡矣。

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見之于公也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

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盡之當是發洩之意。公宴於五梧。

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警毀其貌季孫曰請

飲燕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勛勞不宜稱肥。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二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

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壬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

●后庸。唐石經廿七年備同。吳語同。意補注。

此篇詳衛輒結局。前晉納魯昭而不克。納以賂。故此越納衛輒而不克。納亦以賂。故然。平子猶在背地。機謀。平却是當面。揮飾已欲亡而眾曰勿出。申已開而公自不入。逐君何事。愈出愈奇。蓋亦孰能生巧矣。哀哉。

掘玉蕭引作摺。

庸宋樂莜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莜。宋司城子潞。衛侯

也。輒可不畏越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復恨也乃睦於子矣。民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

禦之大敗。衛師此輒意也。應上壽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

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

大夫王孫賈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

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

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

可見衛人以輒嫡孫當立。不過孔悝瞞成之徒耳。

極寫輒之愆虐。應前作結。上不孝。下不慈。至此人而極矣。
俞亭世 朱批

日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
日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
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補正申如易申命之申。文子起文子止。應重賂。
悼公蒯贖庶弟公子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黜也。黜起廉反。
日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司徒期聘于越。爲悼公攻
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
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

遂卒于越。拒文人好結局。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伏。伏。伏。

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

綏爲左師。不綏子靈。圍龜之後。樂朱鉏

爲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二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

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

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

此篇叙大尹專利六卿靖國而國人穿插其間首段提提末句單結中分立啓立得兩項蓋亦以遞爲對局也兩段中間忽插叙得夢啓寢已集一節奇文以作上下轉換格法變動之極起手一段將得啓三族大尹國人一一提清全篇局法真有六纏在握一塵不驚之妙矣六卿中又以樂茂爲主看摠提後即用單筆另提線索清出因大尹以達數句乃一篇罪案後兩點感其君照應參差中有整齊也中兩段立啓立得對叙前從司城說入

後從大尹說入前將大尹切盟司城言兩開分寫後將六子狗國大尹亦狗一併對寫前散後整相錯相配而前云大尹之罪後云施于大尹緊相呼應兩截一片看左氏一部大小文字不下千篇其格無所不變而于法則一絲到頭也其精神固有貫于載而俎豆不祧者耳

犬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也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傲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連一音輦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於國

插叙此段以承上起下蓋上是立啓下是立得此乃中間關紐也尋常寫夢變幻盡致而于此乃特出一奇

曰犬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犬尹之罪也言大尹所殺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味此人一步計今却弄巧成拙張又反鳥口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

左傳 卷之二十一 哀公 禮

此無別似謂各執一見難分別孰當
後耳。月半

端木氏此段詞令與豐登獻禮之否相
似。似辭豈音美之交。彭樂君 朱批

左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三

乎皆歸投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
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
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
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
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
尹尹之罪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上賞。應聽政結。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其入乎

雙調起單調收前後都是空筆玉只中
間一點手法輕鬆極矣

內外親卿天生有此兩對後世八股立
柱未必不出于此顧安得有此字字典
切恰好也

上已結過不識下引詩又是推廣一步
抉進一層法孫月峯 朱批

孫月峯曰衛侯以罪出奔衛輒以子拒
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既知夫子之不
為矣此所對使者之言涵蓄有味而不
為之意却在言外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于陳傳二十八年衛成公奔甯武子孫莊子
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襄二十八年在襄十四
年親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六年今君再
在孫矣謂十五年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
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
之詩周頌言無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映城鉏鉤越而
國于何有強惟得入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哀公

辰

不出名氏先渾黠一筆以下逐個分說
又一手法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他日請念四字
直使千古有心人長太息也 生不能
用死而謀之夫子尚然何有于端木

●降禮撰云降於喪食言公過自貶屈
也附注

傳已終矣此篇乃極寫陳恒假仁假義
為田齊張本與結尾特叙三晉同一微
旨意觀于人文亦可得世變矣 宋批
凡作兩半讀在助之鞭之截上截又分
二節首寫其恤死錄孤次寫其整軍和
衆下截亦分兩節首寫其不為說動次
寫其不為間疑上半是仁之能下半是
義之勇皆極寫陳恒也 宋批
又看上半三叙成子之事下半兩叙成
子之言知伯之謂申行之告作對益亦
以前奇後偶為章法者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妾●補正陸氏
日過自貶屈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

弘駟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

朝三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

以禮之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

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毋廢前筮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言其整也留舒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

製。裘也。定九年傳注。

傅氏曰。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

高平。子思曰。大國在微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入濟。

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甫衣也立于阪。

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

我上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

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尖刻然出于牽扯故不足服陳桓魏禧批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

陳子怒謂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其多陵人。

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已無傷成子怒。

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

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

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桓。

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

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厭於甲於輒二反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

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

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帶叙此筆乃寫陳恒之知非寫荀寅之悔也。

今諺語三不知。或本此。月舉。

雙調突起。又一手法。左氏臨了。筆意不窮如此。第一筆先透後段。第二筆次。

左傳
引中段對起。通承順逆有法。若將君臣多間。提在前。欲以諸侯去之。提在後。便嫌其平板矣。

八字叙得簡老。又妙于整與起相配也。

悼四年事。却附叙于哀公之末。又因趙而併及韓魏。蓋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也。公游于陵。

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

乎。問已可得。所謂妄也。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

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

陘氏。有陘氏。卽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

有山氏。謀此。人辭勸于季。今得此。亦天也。公從其家出。故也。終于贛之言。君不沒

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據傳則哀公無復歸事。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

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

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鄆魁。壘。鄆魁壘。晉士。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

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

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

何故立以爲子。趙世家云：簡子名諸子。令子卿相。無爲將軍者。至母恤。曰：此真將軍。簡子曰：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嘗名諸子。與語。毋恤最賢。乃廢伯魯。而

晉文。今齊事已。于陳恒。累見一斑。而晉事尚無歸結。故特叙此。以爲三家分晉張本。而溫公通鑑。便接此叙去。春秋之所以終戰國之。所以始也。作者之旨深矣。朱批

齊桓晉文。成一春秋之局。田齊三晉。成一戰國之局。文運世運。相爲表裏。如此。夫子叙書。以秦晉終。而代周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夫子前知不列乎禮。左氏前知卽寄于文。斯已奇矣。左氏叙哀公末年。只四篇文字。一齊一晉。春秋之眼目也。一魯春秋之主也。一越與三家春秋終于越。伯而三家與魯相終始也。念及子貢不特結于貢。乃所以結夫子也。夫子者作春秋者也。

之

●姜炳章曰。鄭為春秋之枢纽。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羈以爭鄭始。而假以圖鄭終。朱批
●甚与忌通。心字通

以為。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也。出。韓魏。作重。登結。只將。前文。一。應。不。增。語。頭。所。以。謂。而。老。也。否。則。後。事。語。不。可。了。矣。讀。左。氏。文。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曰。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班。耳。其。地。靖。公。遷。為。家。人。

池內奉時覆校 貫名禎校字

春秋左傳卷三十 終

世說
中文

南人學問。牖中窺日。北人看書。顯處視月。支公平孫。褚之爭云爾。劉氏以謂學廣難。周難。周識闇。迺似顯處視月。學寡易。易覈。易覈。智明。迺似牖中窺日。是二說者。愚皆否否。看書學問。性靈攸寄。奚分南北。視月窺日。則見大見小之喻。識闇智明。適謬本論。支北人。故語助。褚。劉南人。故語助。孫耳。其實理無偏詣。兼濟唯寶。否則與為顯處視月。無寧牖中闕日。左傳日也。左繡牖也。生而騫者。不知有日。語日形。則扣槃。語日光。

三傳
宋元三傳
卷三十 跋
四

則捫燭。夫日精非形光之迹。而日象非槃燭之肖。以繡求左。窺牖斯在其儼。諸管豹也。唯命。其讓諸蠡海也。唯命。得月於顯。弗遑暇矣。驟日用詢。庶其免夫。庚子十月三日。定海後學陸浩大瀛跋。

昔愚嘗否否香書學問... 南人學問淵中... 日亦人書書...

安政二卯年九月發兌

三都書肆

東都

皇都

浪花

須原屋	山城屋	岡田屋	倭屋	林屋	越後屋	敦賀屋	秋田屋	河內屋	象牙屋	敦賀屋	內田屋	炭屋	河內屋
茂兵衛	佐兵衛	嘉七	清兵衛	芳兵衛	治兵衛	九兵衛	太右衛門	茂兵衛	治郎兵衛	彦七	宗兵衛	五郎兵衛	喜兵衛

